

TAIPEI HAKKA
發聲·發生

打開， 「臺北客家」

七位後生、七種不同的視角觀看臺北
結合展覽與文學
在共振、共感之間接力書寫

用文字，打開臺北客家

入口
↓

01 時光列車

04 都會客式生活

07 未來車票

02 1988

05 客家文本採集

06 客家文本 IP

03 偲个間房
WOMAN'S VOICE

會有思鄉情懷？面對臺北這樣的都會，他們會認定這是自己的家鄉嗎？

2020年我以〈食甜〉獲得「後生文學獎－客語詩組佳作」，在詩的結尾，我寫道：「聽講臺北人毋知麼个係心焦／講麼个？講麼个啊？／佢婆早就摻細孫女个心焦用甜甜个味／對新竹核上臺北咧」，但若缺乏了對味道的記憶，他們會如何看待對客家的族群認同呢？

直到那天我在時光列車裡，遇到一位與我年齡相仿的女生，她發現我會說客語後，主動以客語問我，能不能為她用客語介紹這個車廂？整個過程中，她一直保持微笑，偶爾順著我的提問應和，但不主動說話，最後我問她是哪裡的客家人？她說：「我就是你剛剛說的，臺北的客家人」，我又好奇她的客語怎會如此流利？她說：「我阿公是苗栗客家人，以前在鐵路局工作，從小就要求我們說客語，是他供應了這個環境給我們。這節車廂說的是他的故事，我來這裡就是為了要了解他的過往。」

這個貼滿200多張老照片、開往臺北的列車，說的是每個體會過時代洗禮下的生命背後原有的樣貌，是建構文化認同的道釘，也是讓不同世代展開對話的場所。當列車停靠時，15歲就離家的我，與那些同樣曾於十幾歲成為遊子的人們，產生了共鳴與彼此了然於心的體諒、理解，這些拉起了網絡，讓這裡的故事很多，也牽得很長、很深、很遠……。



張簡敏希 | 苗栗客家人。我是一名「客家領域的留鄉青年」，一直以來都在做客家事、寫客家字、說客家話，也是歷屆後生文學獎的得主，無論是在客語詩、小品文、散文、短篇小說類別，皆得過不同層級的獎項，我相信「我手寫我口」，在我們這個世代，或至少在我個人的生活中，是得以被實踐的，我也會一直寫、一直做、一直說下去。



曾在泛科學的網站上，讀到一篇標題是「你還記得嗎？」由葉菀婷撰寫的文章，其中寫道：「集體記憶是一種記憶語言，如果人民沉默了，這絲記憶就不能繼續綿延，即便這個世代的人民還記著，但忽略事件的傳承，下個世代對此記憶仍成一片空白。」

喜歡看展，也會觀察其他看展的人，大概的年齡層分佈，以及他們看展品時的神態、表情。「世界客家博覽會－都會客家」臺北市展區內的時光列車，每日都有無數人搭乘，原以為人們想在此聽到他人的生命故事，孰知這些照片反而投射出了每個人的人生歷程，有些年長者在其中看到曾騎著古董自行車的自己，或那些年乘慢車從屏東北上的過往；有三五姊妹淘拉著彼此討論當年留著西瓜皮髮型的模樣；也有父母帶著孩子看當年的結婚照、大象林旺爺爺、松山機場的轉變。

當生命的影像映入心頭，又看到「偵測隱身客家」AR互動裝置以客家字顯現心聲，尤其是第一句「毋盼得離開」出現時，眼淚也幾乎同時佈滿這些看展者的眼眶，不分族群、年齡層，但以女性居多，那些雙眼都曾想家，也嚐過艱辛的滋味。

也有遊客會嘴裡嚷嚷著：「臺北才沒有客家」，頭也不回，快速走過。我知道客家、客家人無所不在，我們本就歷經無數次遷徙、漂移，四處都有足跡，而我更想理解的是這些在臺北出生、成長的客家人，是否也

是夢想的開始？
IS IT THE START OF ONE'S DREAMS?

>01 02 03 04 05 06 07

時光列車—— 開往記憶深處的旅程

撰文 / 張簡敏希 | 攝影 / 黎歐創意

到站廣播響起，遊客來來去去，一位穿著POLO衫、休閒褲，搭配舊式皮鞋的大哥，一直站在一張祭祀時禾埕中架著豬公的黑白相片前，所有喧囂都在他背後閃現，似是與回憶共同在車廂中產生了縮時攝影的效果，稍微靠近他，才聽見他口中喃喃道：「我六十幾歲了，此生也才輪過一次爐主而已，不會再有下個六十年了。」